

線上與線下：田野間找尋中國網民的社會抗爭模式

詹婉如

東吳大學人權碩士學程碩士

帶著陳老師轉交的「田野秘笈」，在萬全準備下，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在 2010 年 4 月，我進入北京進行《零八憲章》網路社會運動田野調查，由於田野對象皆為被當局監控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，所以田野的過程格外謹慎，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！要深入一個議題，八天的田野僅能說是蜻蜓點水，但受限於非全職學生身份，向公司請假一週已是極限，於是，要求自己，必須在緊迫時間內，有效率地完成這趟田野。

田野訪談對象為《零八憲章》簽署者與聲援者，2008 年 12 月 8 日，憲章公佈前，主要起草人劉曉波無預警地被中國當局逮捕，簽署者紛紛被約談，升高《零八憲章》敏感性。為了讓田野能順利進行，出發前即與《零八憲章》第一批簽署人平教授 e-mail 連絡，多次書信往返，準備做足，安心不少。¹

在恐懼中訪談中國自由派知識份子

4 月 20 日赴北京田野開始，獲平教授頗多協助，很快地，我就能直接訪問到《零八憲章》主要參與人士，除了平教授，還訪問 6 位與《零八憲章》直接相關人士，包括：劉曉波夫人劉霞、網路活躍成員小劉、Twitter 觀光團（法院外聲援劉曉波成員）、中國知名博客作家老莫、自由撰稿人小暇、NGO 工作者小雨、自由工作者小夏等。

田野訪談的地點，由受訪者決定，我與 4 位聲援劉曉波的 Twitter 使用者（簡稱推友），約在北京咖啡廳碰面。當天，咖啡廳內滿座，提早到的我，好不容易等到類似包廂的位子，顧慮他們

身份具敏感性，起初，我還四處觀望，有無國保和警察跟蹤，也擔心隔牆有耳。結果他們的態度坦然，毫無顧忌，甚至希望國保一起來聽，他們的態度，讓原本只敢低聲訪談的我，也才放膽與他們對話。隔幾天之後，於劉曉波家附近餐廳訪談劉霞時，她更是坦然地說，早被國保跟蹤慣了，沒事兒的！她還要我別擔心。這段過程令人莞爾，生長在台灣，從沒被跟監過的我，怎麼也無法接受被監視的不自由，但生活在中國的這些知識份子，反倒習以為常，處之泰然。訪談中，受訪者告訴我，在中國社會運動中，常會有警察拿著攝影機拍攝他們，現在，他們也買得起數位設備，同樣把鏡頭對準這些警察，讓外界知道，這些執法者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！

什麼樣的國家，讓人民必須長期生活在被監視的恐懼中？又什麼樣的社會，讓人們已無所畏懼？在中國，一個個的「我」，透過網路，組成「我們」，中國內部一股強大的民間力量正在匯集。

研究緣起與問題

在人權研究中，可做的論文題目不少，很多人問我，為何要挑一個如此敏感，被中國當局視為言論禁忌的議題，還要親赴大陸做田野訪談？雖然平日媒體工作已異常忙碌，但是我告訴自己，如果不走一趟北京，僅用文獻探討，我將難以感受這些自由派知識份子，對言論自由的渴望，田野的過程，才能讓我的論文增加溫度，而非只是冰冷文字的堆砌，至於選這個題目，則跟自己的工作有著密切關係。

¹ 本次田野訪談過程，大部分受訪者並沒有要求匿名，但為求審慎，本文中所提的人名、姓氏，皆為化名。

2001年，進入媒體任職，開啓自己的大陸傳播工作，與數萬里遠的大陸閱聽人對話，是項特殊經驗，透過互動，接觸一群有別於中國官方傳媒觀點、希冀社會改革的大陸人士，於是觸發進一步思考，中國強權背後，究竟存在一個什麼樣的民間社會。2010年6月底，中國網民規模達4.2億人，有著世界最龐大的網路使用人口。衆多知識份子，千方百計跨越中國網路防火牆，只爲「說想說的話、看未刪除的文」。我的研究旨趣在於，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網路使用者，龐大數字背後，對中國民衆政治思想啓蒙、公共議題參與起了什麼作用？這些作用如何從虛擬跨入真實世界？

研究發現

《零八憲章》透過網路中介，由發起、圍觀到行動，發展出特殊網路社會運動脈絡，包含幾個重要的元素：

一、發起：無組織、無領袖。2009年12月23日審判劉曉波過程，外國領使館人員、媒體及其妻子劉霞均不得入內聽審，法院外除大批外國媒體記者外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透過網路，十多位網友自發組成的聲援團體：「Twitter 觀光團」，他們現場發放黃絲帶，祈禱劉曉波能早日回家。田野中，推友們再三強調，Twitter 觀光團法院外聲援行動沒有組織，在中國的政治情勢下，也不能有組織形成，否則具有危險性。知名博客作家老莫說：「目前中國盡量刻意去組織化，其實我們可以組織，但我們刻意去組織化。沒有人帶頭，所以網路訊息很重要」（20100421 訪談紀錄）。中國搞運動，沒領袖、沒組織，以分散被當局盯上的危險，而行動中由誰負責宣傳？當然是網路，Twitter 觀光團的構想，從 Twitter 互動平台發起，網路隨即透過 Blog 或 E-mail 傳播劉曉波開庭圍觀消息。

二、圍觀：無特定模式、標語。在中國，遊行不可能被官方批准，圍觀、觀光、散步都是民衆表達關注的方式。回到第一點，如果聲援劉曉波行動沒有組織，現場黃絲帶的分送，又如何成形？NGO 工作者小雨說，這是 Twitter 上，大家共

同的討論，但是，她與另一名參與者小暇根本沒有準備，黃絲帶是一位推友帶的，那位大姐帶了四卷，剛開始沒有跟大家聚集時，她只敢把黃絲帶放在包裡，直到小雨認出那位大姐爲推友後，她才開心地拿出黃絲帶分送。劉曉波聲援行動中的積極參與者，彼此常線下聚會，存在緊密的人脈與互動關係，對於他們，網路扮演資訊討論、傳達、聯絡角色，也因爲這層更深度的關係，衍生彼此信賴感，讓抗爭雖無發起人，但仍具一定規模。

三、行動：彼此試探。網路訊息，是初次參與行動者，爲重要的資訊獲取管道，在聲援劉曉波黃絲帶行動中，當天聲援一開始，推友沒有群聚，直到積極參與者小雨與小暇讓推友「現身」。小雨說：「推友間不敢承認，比較膽小，因為有些剛開始關注社會事件，於是，我們走向前問，你是推友嗎？他會很興奮，對，我是！很多白領都是這樣的」（20100423 訪談紀錄）。在法院外圍觀劉曉波案的推友「相認」過程既敏感又有趣，圍觀現場，推友在國保、便衣與「同道人」間，諜對諜，以及遇到網上同道人的興奮之情交雜著。

意外收穫

大陸上網看境外訊息，必須翻牆。4月22日早晨，Twitter 張貼推友在司法局外圍觀的現場消息，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、劉巍被吊銷律師執照案的聽證會在北京司法局召開，他們被控於2009年4月，瀘州法院審案過程中擾亂法庭秩序，干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，違反國家律師法。兩名律



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。（照片來自大紀元網站）

師在 2010 年 4 月 12 日收到北京司法局通知，吊銷執業證書。劉巍和唐吉田隨即提出反訴訟，要求就此案舉行聽證。

這天，北京的天氣陰冷，氣溫十度上下，下著連綿的春雨，儘管已至春末，依然感到寒風凜冽。司法局四周全被封鎖，至少有 200 位警察實施戒嚴式管制，在胡同東、西二端拉起警戒線，三、四十輛警車把胡同佔滿。我心想，不過就是個聽證，何需如此大動作警戒呢？我坐的計程車進不去，只好徒步逛逛，白皮膚的外國媒體記者正在司法局門外採訪，他們是最接近司法局主建物的一群，其他人只能在外圍觀，還不時被警方驅趕。圍觀現場，除了警察還有便衣，他們帶著攝影機四處站崗，不斷地驅逐圍觀民衆，司法局對面有間圖書館，圖書館大門亦站滿了人，分不清他們是來辦事順便看熱鬧，還是專程來關心事

件的群眾。警察不斷地趕人，但是態度並不強硬，圍觀者走了又回來，無法完全驅逐。我趁沒人注意，進入圍觀現場繞了一圈，現場還有一群跟警方對峙的訪民，跟其他圍觀者攀談後，他們大多表示，不知確實發生了什麼事，只知道出大事了就來看看，少部份圍觀者，小聲地跟我詳細說明，是維權律師的執照要被吊銷，而這些律師都是好律師，專門幫窮困的維權人士打官司，也有圍觀者跟我及其他人說，沒事最好別在這兒看，怪的是，那人自己卻看得起勁兒！大多數人跟我說，他們只是路過，一副非專程來的模樣。

總之，現場氣氛詭異，圍觀者都是小聲地竊竊私語，直到有人尖聲喊冤，才劃破當時凝結的空氣，原來是一位訪民到場圍觀，被警方拉上車帶走。如果不會翻牆，可能什麼事也不知道，就只能當個普通北京觀光客，「和諧」的北京城，



官員被網民扔五毛。

完全都感受不到一絲維權抗爭的氛圍，由此次圍觀，深刻感受到北京真實面，而這絕非普通觀光客所能看到的。

目睹中共官員被網民抗議扔五毛

此行，我還赴人民大學新聞系，聽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演講談中國互聯網，目睹伍皓被推友抗議扔五毛的過程。聆聽這場演講過程中，我後面坐著三位年輕學生，他們不時對演講內容竊竊私語、發出噓聲，還手持數位相機全程錄影，透過手機上 Twitter 即時轉播。

這樣偶然機會下，我認識一位人民大學新聞系學生，起初攀談時，他擔心我是釣魚執法者，經過詳述後才放心防，並在隔日接受匿名訪談。問他為何透過手機上 Twitter 實況轉播伍皓演講？他說：「我們是被逼的，因為不希望活得像頭豬，吃飽睡，要有生存權後的言論自由，不過，在中國網路不是教我怎麼思考與說話，而是要我們怎麼不說話！（因為刪帖很嚴重）」。上了大學，他學會翻牆，閱讀國外新聞網站後（VOA、自由亞洲、台灣媒體），也才瞭解真實的中國，他認為：「中國官方沒有權力替大家決定什麼訊息應該看，什麼不應該看，限制網路自由，訊息的好壞，應該由網民自己分辨，期待能像台灣一樣的言論自由」。

小結

北京田野短短八天，收穫卻相當豐富，我親眼見到，中國改革行動者與官方博奕過程，見識中國民衆於司法局外抗爭，以及中國警方在敏感議題、秩序維護上處理的態度。生長在台灣，年輕一代的我們，實在無法想像，生活在言論管控的社會是什麼滋味，田野期間有兩句話令我印象深刻，一句是小暇所說，「以前學英文是為能更瞭解世界，現在學英文是為了更瞭解中國」，另一句話是匿名大學生說，「網路應該是教我們怎麼說話，但在中國，我們學的是怎麼不說話！」

「說話」是一種權利！在民主國家，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，相反地，在訊息封閉的國度，自由言說是一種奢侈。在中國田野期間，尚未翻牆前，我無法順利進入 Twitter，翻牆後，一切海闊天空。在中國，如果不擅於網路翻牆，思想就會被侷限於中國官方所允許的網站及報導中，生活在被規劃好的世界，是件多可怕的事。田野中，我還與劉霞碰面，她是極度悲觀主義者，劉曉波身陷囹圄的情況，她早預料到了，如今的她只有面對！生活在威權下的這群中國知識份子，仍展現出無畏的勇氣面對當局，我終於親眼見識到，也深深地佩服他們。